道光遵義府志

遵義府志卷四十四

藝文三

碑記 文 檄 敘 論 難 考 辨
書後 墓誌銘 賦 頌 銘

碑記

國朝

總兵王公德政碑

缺

李先立

播土府一酉石土司二幅幀千里山川閒濶承朝廷底定之後禮讓之風罔不遜於齊魯而萬山深箐中攜刀佩弩眦睚報怨之俗猶未能盡泯焉且去省會將二千里懸一軍於險遠窮邊以與黔中苗蠻部種

撥非得方叔召虎其人真以安民社為心者恐未易當此一面遵守未夏我王公由守都移鎮是邦其恩德之所洽威信之所孚丞已爵鐸聞郴楚波及晉矣初下車嚴明約束整齊什伍討軍實而申警之老弱者汰虛懸者補而無用之兵去空籍之弊除矣號令惟明賞罰惟允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不少徵發以煩士卒由偏裨以逮卒徒宛然家人父子之相接然而令行禁止毫不假借也且災傷有賑無告有養捐俸以給老弱之裁汰者設義塾以教子弟之困窮者時進老成耆髮而咨訪之凡利之當興弊之當除苟有

利於民社丞嚴氣正性以行之和衷協謀以濟之不計其事之由已出功之由已成也自公蒞任來七八年閒里犬不驚夜戶不閉商安於市農安於野天應如響休徵累集兵民歲時燕會杯酒往來歡洽無間行旅之往來者可早夜發焉無或警也去年春丁太夫人艱兵民皇皇恐失我寇君也相與赴省號呼為攀轅截鐙之舉情辭懇切上憲憐其誠而轉籲之乃蒙

天語褒嘉特勅留任國人如新獲慈父母焉因相聚而謀歌功頌德之事以勒諸金石公諱國忠字孳菴福建人

大概以忠孝爲質濟之以仁恕行之以剛健故能入人之深而保定之大如此也謹撮其大者數端序次而附之碑陰以誌不朽云

一　恤養窮兵窮兵之無告更甚於窮民之無告者窮民自食其力心思材力習慣已然筋骨已衰猶能出其餘技以自庇若窮兵待食於人所任者金革所習者擊刺及其衰暮勢不能披堅執銳也勢不能投石超距也國家即甚無事亦安養此無用之人哉法必汰夫以待養於上之人一旦黜其身而奪之食計惟有垂頭待斃而已矣田子方見老馬之放棄者曰少用其力老棄其身仁者

不爲也乃以曾爲國家禦侮之人不克終其餘喘豈仁人所忍見聞哉公則於奉法之中而通之以法外之仁凡兵丁之老弱有願以子孫承襲者聽其無子孫者乃捐清俸按其所需緩急而周給之而於寡婦孤兒疲癃殘疾爲尤甚故一部有裁汰之兵而無無告之兵者皆公父母之鴻恩也夫兵制之敝也起於主將有私身家長子孫之計故按籍有兵而徵調無兵者矣且有摘其微過黜其人而攫其餉者矣公於已汰之兵尚恩勤賙恤如此則部中之士飽馬騰可知也安得世皆仁愛如公者而與之籌兵制哉

捐賑災民遵義地僻民貧風俗樸儉比閭而居者率皆編茅爲屋一罹火災延燒不下數百家少亦數十餘家無虛歲焉以擔石不儲半褐不完之民時爲凶烽虐焰席卷而去慘悽之狀哀鳴之聲有不忍聽聞者矣公乃巡視災民計口授食計人授衣隨其力之所至而賑濟之慰勞之言無日不下事定乃止民之沐其澤者若飲醇挾纊也忘其災之切近已也由是文武協謀凡禳火之術救火之具無不區畫盡善一兩年間民始得寧居焉今年二月十七日城南飛火突發暴風大作城內外數千百家一時俱燼死者

不知其數其得脫者大半皆焦頭爛額之人誠非常天災也火發之夜兵民驚譁撫有固志公刁斗森然按部不動平明召父老而安集之賑給慰勞視昔有加慘澹迷離之天遂回而爲風清日朗之候非公恩德入人者深當此時竟不知作何境界矣以一人而繫一郡之安危若此作詩歌者紀傳其事而白叟黃童街談巷論咸引手加額以爲上大將軍活我焉

一禮賢下士世之治亂繫乎士士之趨尚繫乎好士者周末尚遊說東漢尚節義其所由來者有故故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而從之今之士風亦少偷矣其所

挾以遊於世者率以詠諧為爾雅淸談為練達六博蹹踘為長技而閑閣延攬者亦遂以飲食歌舞遊戲當之自以為相得甚歡而浮靡之弊有淪胥於人心而不覺者矣公循循長者謙光自牧凡士之敦孝弟重廉恥曉達世務博洽淹雅與夫通一藝以上者悉羅而致之幕下相與觀古今之治亂商政治之得失公暇之餘作為詩歌古文辭以咏太平以抒性情殆無虛日又時與山人野客煮茶評畫以博其山水之趣公不喜飲酒而好人飲禮意殷勤以致其歡笑語款洽以盡其歡端莊持重終日不渡嘗於豆觴[illegible][illegible]

時微線其舉止而其人可知此又公科士之一法而佻達輕儇之習不知其何以咸消也夫當風俗囂靡之日公獨能以禮自處以禮處人誠可障百川而回狂瀾者也聞公之風而興起焉使天下之士革囂亂之俗崇禮讓之道於以反薄而歸厚化靡而還淳其或由此也且公卿不下士久矣況糾糾桓桓者乎聞公之風亦可負愧而感動矣　一設立義塾凡郡縣皆設義塾大概以鬻虛名釣聲譽爲念而實意不存焉公職司專閫戎政克修外義塾之興廢原不相涉何惓惓於此也蓋遵義舊屬楊氏明萬歷庚子始平

之雖建學校設師儒其時士子寥寥暫議赴渝城就試計由遵抵渝可八九百里士子擔簦裹糧崎嶇況瘁一逢考試如往赴敵甚有貧病不能自給隕軀於路者公嘗憫之每與當事商議此事輒以棚厰未設爲辭夫凡可以取民之術爲功令所不載者無不悉力以圖之而此獨兢兢由舊何哉公雖有憐恤單寒之意亦阻於職分之非已所得爲矣士子欲赴愬於省艱於資斧公捐俸以助之至再至三略無難色而省中又以因循舊制報罷矣由是斯文氣索爲父兄者目不覩文明之化徒聞[illegible][illegible]洋之嗟兼爲貧所困

而讀書之途遂缺然矣公乃興義塾婉曲勸導兵民
子弟無不感恩罷集館初任外經大火後人人自危
以為不能復舉公又移置鼓樓延師訓導日夕不輟
夫教學之事人皆視為緩圖而公獨惓惓焉蓋恐文
教不興相率而為凶悍之俗終非國家之福也若夫
買虛名釣聲譽公原不以此為重輕而何急急於此
也哉　一釐革陋規國家所使有坐食之兵必不可
使有愁怨之兵蓋坐食之兵猶可用愁怨之兵必不
可用衛懿以好鶴取亡樂御以羊羹致敗怨毒於人
甚矣哉而今之司命者率以三軍為府庫矣國家歲

出金錢以養壯士而多方漁獵之餽送有箕斂享有箕公車有箕其取於兵者已十之三矣至下而爲商賈貿販之爲不日輦取遠方服飾器用之物計入而佈散之而取償於支給之時以規十一之利兵之不至於凍餒者幾希矣乃復力役有供芻秣有供薪炭有供夫以數口待食之身入則有饑寒之累出則有服勞之苦少或疎慢刑罰及之曾不得如匹夫匹婦之安坐一日焉方今國家無事莫可誰何脫或有事緩急寧可共哉公深知其弊而痛除之俸新而外別無調度餽閱而外別無徵發此固邊郡所數十年不

可多得之事而僅見於公者也獨惜邊圉者備儲戟
甲操戈之人而吾民不與焉而公實非文職也可奈
何　一封禁砂廠按輿記載遵義產丹砂雄黃斑竹
犀角等物遵義之有丹砂前人寧不知之從未聞有
入山採取者蓋地方褊小窮陬不盡於天地不開僻
利於民間其患深其慮遠也五六年前有好事者探
得其地煽誘愚民招集商賈山陝吳楚之民凌雜踵
至請於公公不許有欲賂公以千金者有囊之以至省
會走京師者且出怨言公不為動堅執如初人皆知
公意不可回也相與赴省具訴而上憲所見與公適

同下令封禁而後歛形戢志焉君子之思深慮遠志
同道合有如是哉蓋凡利之所在害必隨之豐於彼
必歉於此自然之理也山澤之氣不可過鑿山澤之
氣鑿則稼穡必衰而田功壞一時之利不可妄開偶
然之利開則耕耘必少而人力壞競末作忘本務而
人心壞藏奸宄集亡命而地方壞且利之所開其始
未必不盛乃令四方之人飽橐而去而此數大害者
不在遷人之身即在遷人之子孫思及此而後知公
之功德其及我遷人者爲甚遠也雖然世安得盡廉
靜寡欲如公者哉安知後之人不邀目前利而忘遠慮

也夫必至於如是而後思公之功德為無窮也然苟使功德不信於後世而人忘之此又公金石至誠之意也　一白燕異祥事之不經見者皆謂之異而災祥分焉日星風雨昆蟲草木之類往往各隨其氣以相應和氣致祥乖氣致災此其大較也丁丑夏公官舍傍有燕一母育四雛而得一白燕焉夫有關雎鵲巢之德自有以致麟趾騶虞之應此固其理之必然也白燕之事不可考第以人事卜之而知白燕之斷斷之為祥也問有如公之奉母以居生事盡禮死事盡哀乎問有如公友愛諸弟彼此無間乎問有如公

之實心爲國不拘文武之職守乎間有如公之和衷
協恭求有利於民社乎間有如公之廉靜寡欲自奉
澹薄而待人學乎凡此皆公之盛德大業可歷歷歌頌
者即使雉雊於鼎六鷁退飛愚猶不以爲不祥也不
然即鳳儀於庭麟遊於囿愚猶不以爲祥也春秋書
災異不書事應蓋恐後人托爲神奇以飾太平以誣
天應而謏悅詭誕之辭相繼並興也白燕之事不敢
知然而益知白燕之斷斷之爲祥也何也白燕爲公
而生也　一祈雨立應遂義山多地狹厥土柔厥性
剛五日雨則成泥五日不雨則成坼十日不雨而禾

枯矣當旱魃爲災時不必問歲之豐歉而當前之[illegible]價必騰斗米至二錢而民已有菜色矣公慈祥惻怛心民瘼每遇災祲憂形於色齋戒越宿舍車徒行躬詣神祠而致禱焉迫切憂勞引罪自責常獲天貺大雨隨至論者以爲誠感云夫陰陽之氣蒸而爲雲降而爲雨以潤土膏以滋黍稷天地之常性也然或愆陽伏陰而暘失節有正人君子恐懼修省爲民請命乎日之存心制行端已臨人既有所積以爲感通之本臨事之震動恪恭備物盡志又有所操以爲感通之自人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以和召和自能回

天意而蘇民困故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自然之理也
近世法家祈雨之術有二一則書符咒水酣醉慢罵
大叫狂走名曰酣翁所禱一則其聲哀其容戚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名曰哀告所禱夫
天尊嚴豈至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任其哀籲之激發
之而遂屈情而狥人也哉必不然矣康熙戊寅華峯文集

重建王忠烈公祠碑　陳懷仁

蓋聞郎官上應列宿迥長於衆庶尤親保障非等[illegible]
繇境土之存亡攸繫惟以死勤事作捐軀全民社之
臣斯崇祀禋饗與正氣並河山之固若我忠烈長洲

王公益其人也公魏國文孫司理仲子至情至性幼
貌古心中歲歷壬子鄉科除松江青浦教諭五筍與
中丞梓知遵義縣以崇禎辛巳四月到官時遵義當
風火熾習俗紛爭土賊披猖民疲叙饕奸未由鼎
勺庸才不足皁牢公座掛庚牌書詳亥制鐵腰季為
朝廷執法山令難移青柴劉之胸次如園莊踏不踏
鴻聲甫息豕突堪憂思除凶鄆以安民乞府鎮齊修
守備乃毛雖子尚期殺賊而鐵鎗題竟欲銷鋒公不
得已獨斷獨行議守議戰則卡隘宜寨也公念朔
方地靖所憑仁愿二城滴博嶺收惟倚蓮湲百雉築

大營之堡元戎心驚據釣魚之山合州勢壯因衛要所創設高墉兩月之鼛鼓轟天數里之長堤湧地益自新站幾成而夷衝始可遏矣戰則殺卒無用也爰整飭紀綱糾聚鄉勇五花判罷七萃麾來觀僧騰答踊躍而進列毛胡盧提挈以趨坎坎李崇之鼓布列兖州堂堂竇儼之營防維新鄭然後陳師鞠旅教達禁戍捕之禦寇有貪公之勞心已至而禍不從生則有非意計所能料者遵義舊與水西為鄰小為先以渭東內附鴆終惡服飼則依人蚊易成雷聚還為市欲有人不反孰能亟相攻心如西董最豪者禁生施

撰嘗在當時羈縻勿絕亦主宰者處置得宜耳祚遠既死獻地半歸遺舊將耕揷沙溪與土酋日成仇怨路諸牙棊惟梟獨食窮奇饕餮比德皆凶一肆大石壓卵之横一設鈍椎擊錐之計兎頭屢對李陽拳歷歲交揮狹路相逢尸陁肉臨岐碎割一家哭殺萬羅抄回賊載虜若驅亡羊父翻烟而投僮鶻從此釁挑邕管黃洞千家響應銅鈸黑幡三點蠻氏尋仇於觸氏蝸國交攻外蛇洩憤於内蛇鄭門決鬬彼投鼠豈虞重器必惡蟹皆作仇人大都鴻罹魚網柳代桃僵矣公云據理而言殺降者曲且醜類不分蠹鶴致吾

民累等池魚事關守土必得元凶爰整我師罙入其阻出諸虜於坎中係纍纍於車後旱稔兔藏東郭三窟交通預防怪發西𡡉九嬰狂煽縷陳上策請決渠魁倆本郡大僚從議則使熒熒者滅火不炎悶何至逐逐而窺虎終出柙乃武夫力而拘諸原豎儒疎以敗公事偷間則宗資畫諾從容盃博之才持權則張楷猜嫌牽掣伯昂之肘甚至福堂圀圄殷納橐饘鏹火狐叢潛通綫索公身已爲孤注賊類隨結外援大鐘小鍾領率桐油之寨番縵曹縵招搖檻埔之村鴿冲而鮑老旗飄蠱聚則山潭霧滿公乃速呼蒼兒遣

樂紅巾聚而殲爾窮之災也時則贛輼西所境迫[illegible]堙魘魃羣飛城危累卵公獨臂支持數行泣下兩姑兼管束巧婦難炊三公誰適從茸裘空賦將軍之美人自舞大君之銅節堅持善藏者各占河魁善走者俱持便面公等皆去謂彼尚可行哉我命在天惟尊乃稱朝耳而執意四圍妖鳥哲蔟難驅一紙飛鳶賀蘭莫赴猘子駕呂公而直入偸兒環張徹以讙呼是即孤忠貫日焉能一柱擎天平而公結仲氏之纓詈聲隱座揮睢陽之劍浩氣橫虛謂可惜黑子彈丸臣力至斯已盡但付好銅章璽綬此頭斫去何妨當斯

際也公立而不仆望之儼然怒衝溫序之鬚英姿颯
爽挺直花卿之體濺血淋漓目猶注視流光賊亦驚
呼下拜似茲烈漢曾見幾人時崇禎十五年四月初
七夜也詰朝赤子驚聞素旗悲舉激義憤而提戈荷
戟不共戴天遵成算而蕩穴傾巢無俾易種罪人斯
得寸磔靈前皆言追奔之際隱約見公像憑之臆異
哉信知毅魄忠魂必了平生事業較之馬壁握拳僅
生阿里海牙之長南容守節無救漢陽民社之危稱
爲突過前人洵匪誣也既而公子恪等護喪歸葬請
卹旌忠祭錫春秋祠標忠烈公之膺美謚也差堪慰

而公之造茲土也未盡彰今以揆時度勢之心特暢發微闡幽之論遵義自改土歸流至公莅任才四十二年耳采鬫龍壺猶誇烏道連雲草竊梟雄早想葫蘆畫樣諒國爪僅鴉兒思李且官聲壹和尚稱邊爲虺弗摧養癰遺患若非得良吏如公者先防蟻潰力禁鴟張勢必都老稱尊依舊夜郎自大則以一丸泥東封函谷誰更三更鼓西奪寬崙縱趙肅能執鏟不王何軾竟開盤古洞禍之流極可勝道耶幸公識洞夷情智足鈐略伸韋虎志氣愧談呂姆蕭娘擴司馬規模詳察龍頭天竈戎期伏莽我已升陵李摩雲翻

厲儒生來嚼鐵常寒賊胆雖禍起蕭墻公身不免而烟銷頃刻公肉猶温非軍政之素明詎妖氛之速靖尤奇者獻逆鯨吞全蜀虎視遵城自謂投鞭斷流直若摧枯拉朽乃海陵勒馬屢立吳山一峰蘇峻臨江不越雷池半步得不謂惠安保聚係林咸之鴨山新會完全關毛吉之火礟哉今日祠祀復修光昭有赫雲旗風馬踏朗公陟降分明古木寒鴉郵亭像幽沈儼雅公以李紳衣帶與于秋留化碧之精我居朱邑桐鄉敢再拜篤表忠之碣　心齋文集

文

明

討播誓師文　　李化龍

蓋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誅大逆不道逆賊楊應龍者本以夷種世㕑漢官被我冠裳守彼爵土輒敢忘天朝豢養之恩恣鬼國凶殘之性初但狹及骨肉繼乃禍遍蒸黎嬰兒孕婦繫被誅夷殺將屠城以爲常事虐焰燔乎五司七姓淫毒漸於九溪三巴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皇上痛兆人之失所杜列辟之效尤遂伐暴以安民乃興師而問罪化龍等共以職守咸在戎行義當戡亂成平勢須分猷共濟蓋必三

省之內文武將吏以及四海之中漢土官兵堅除凶
雪恥之圖奮勠力同心之誼庶幾共獎王室乃可必
得罪人茲將鞠義旅以徂征敢用對明神而作誓旦
夫惟忠可以報主惟公可以服人惟至死不貳可以
衛國家之急惟精白無欺可以樹掀揭之勳凡在行
間請事斯語如其無二乃心克勤王事神亦陰爲芘
相俾享成功若督撫鎮道及副參遊守府縣衛所大
小文武等官有懷姦飾詐罔上行私乾沒軍貲枉殘
民命妬人則以功爲罪逃刑則以罪爲功或假公事
以報私仇或因小嫌而妨大事或以是爲非以非爲

死以激羣情節大衆不無感動公獨拊膺頓足矢諸天日而遂以一日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汍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徇國之績而半以洩吾不平之鳴嗚呼哀哉

祭房張二將文　李化龍

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逞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

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顯言誅之者何也懦者以私婪者以賄苟就一時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蒜顯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捽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捲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沮不懾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俱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堙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搴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竭援絕鼓衰士散竟至以身列城然耳

厥義烈

猶足壯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已奇矣且自二將
軍死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
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
也假令守某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
賊通必且爲賊誘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鵲起席
卷川巴李特王建前事不遠卽不然殺人者可以不
死無辜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
之跡僭擬成風綱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戎矣瓦解
陸沉豈足爲喻蓋二將軍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
亂得失之關也卽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

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病不可汙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聞縱使百千萬刼只如未生甚且遺之臭耳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既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彭耶龍既入渝城誓師剿逆高二將軍義乃爲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纍城之厲鬼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死乃益重也尚饗 並川貴通志

國朝

驅虎文　駱玉圖

導義之仁懷多崇山峻嶺茂林深箐虎慣爲之藏焉
强食弱肉饕餮無厭以肆其荼毒以延其種類以肥
其子孫居民屢被其害而莫可如何有世家莊春元
智足而謀深往往預防之高其閈閎厚其墻垣密其
籓籬勤其牧養其虎雖窺伺日久而無隙可入一日
偶乘其疎潛闖其欄盡損其畜計值約百金春元遂
鳴之縣官請健壯兵民操强弓毒矢以與之從事必
殲渠魁庶警餘孽捕之數月卒莫敢近巢穴爰卜於
端巖先生得大壯之上爻曰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
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春元不服求再卜之得旣濟

之三爻曰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端巖先生乃詳其辭玩其占而斷之曰吉凶有數盛衰有時道長道消自有定期子其退而修省姑以待之愼勿觸其怒犯其鋒竊恐連絡其黨羽以陷子於幽囚之中春元曰虎何黨羽乎願先生明以教蒙先生曰夜聚曉散欺善擾良吃餘不足又覬他方此一鄉之虎也顛倒是非任意吞噬欺上罔下民瘼不知此一邑之虎也好腴悅色利令智昏黃鍾毀棄瓦缶雷鳴此通都大國之虎也一虎失威衆虎爭援呼朋引類兇焰囂天春元弗聽退而仍恃其才任其性虎乃

頁嶋山崩石迸大聲疾呼羣虎爲之相應而一家之老幼大小由是爲虎所病欲去其鄉虎勢愈倡欲去其邑虎勢愈熾欲投其郡虎勢愈奮欲鳴於通都大國虎勢愈迫進退無能沉冤莫白抑鬱窮愁夫乃悔其弄巧之成拙自揣生平殊爲寡德自怨自艾焚香以告天而默爲之祝曰春元之祖義胆忠肝流香史册奕世共傳春元之父含英咀華驕吝悉化後學爭誇春元之身茹蘖飲冰葆眞自守先緒思承春元之家和順滿庭長幼尊卑各敦彝行昊天曰明及爾出干豈容惡獸喪心病狂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乃蒼

蓍居高昧違衣冠瞻禮畢復詣祖父之神主而泣告曰不孝子孫小忿累親迺父迺宗魄怖魂驚尋邪高張勢莫與爭惟今之計忍氣吞聲禍淫福善聽諸冥冥哀禱之暇怵惕惟厲夜寐夙興思征思邁日積月累如是三年仁孝之忱誠敬之心格於天帝乃命謝仙爲之前驅祝融爲之樹幟統領神將共相誅殛渠魁碎尸餘孽歛迹然後知正之所以勝邪在德而不在力

稱文

檄

漢

喩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儋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

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史記

教

明

社學規條　　毋揚祖

人材之生由於教化緩在楊邑時豈無特出之士緣楊氏不事詩書舊民知誦讀者卒少自平定後子弟沐浴德化漸次入學補廩矣可見教之不容已也今約略數端以示生童一各社成童師一人蒙師一人俱要文行兼優者蒙童讀四書孝經小學五經性理習應對進退禮貌可觀者向成童師受業不可躐等社師俱給有官田務實心教導毋負作育至意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要

在身體力行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一讀書之法先讀四書集註孝經小學次讀五經傳註周禮儀禮三傳國語國策性理文選八家文集文章正宗及應讀史傳文集等書依朱子讀書法用書程冊子人各一本因人資性逐日登記晨書若干飯後若干午後若干夜若干註明所讀之書起止務要講解通徹赴師按月稽查有不如教者以夏楚從事

一作文以舉業規條帖括論策表判詔誥凡先輩程文之可式者口誦心維以經史發爲文章自然出式剿竊撫拾終不濟事宋人云到頭剩得腹空虛此

之謂也一相題作文不可勦襲舊本刊行文訣須細
心體會毋祉功課以儒學月課定優劣一寫字全在
握筆握欲緊掌要虛運腕肘都有法度入門先摹端
楷點畫透露之帖方有規矩可尋先臨唐宋帖後臨
晉帖先學大字次學中書次小楷先楷書次八分次
行書次草書不可淩亂未有楷法不工而工行草者
也楷字之起止向背映照疏密斜正大小諸法備於
楷書筆法既熟之後或晉或唐或宋或元隨其所好
都可成家但點畫波磔要從入指受不可師心亂塗
未經善書者點示即看帖亦不得訣一讀書須燭理

爲後來經濟根本不止是要取科名然亦有理晰而不得利名者也縱時有定而學問斷不可苟簡一社中所讀之書恐有不給謹奉旨頒發之書有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孝經小學周禮儀禮朱子綱目等書部院發學有文獻通考蒙引左傳等書前令留在學中有漢魏叢書漢書後漢書等書本縣捐買有國語國策離騷文章正宗文選八大家文集朱子語類詩經李杜詩現貯學官諸生可以陸續抄謄一本城二社四里四社俱有租爲社師之俸其衣冠節禮係本縣設法捐辦如三年內一社無三五成材者係學

另擇人代祀師 綏陽志

國朝

丁祭教　　　　鄂爾泰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圜橋

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

大員于三公外則寄於有司尋牧典甚嚴也誰敢懈

焉本部院前蒞南藩職司秉臬恭逢丁祭親齋沐而

宿贊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器乃知牲或已經

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常盡屬肥鮮更乖博碩

替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大額數任先後以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油鹽之雙豐兼開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其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罍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敔虎之狀觀者如墻如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癡頹如聾聵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光三獻未終兩廡之燈輝已滅於是登釧與簠簋恐憑顛倒几筵鹿兒與榛棗似遇摩空鸛雀分甘奪臡牛由承祭之家人拍地喧天追陪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宴時慾髮衝冠輿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由約束不嚴亦以躬行

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墻分獻則職任半壇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各矢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牷皆供乎餼牽先事一朝品物盡陳於籩豆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明倫堂前料量潔清退服寢衣歛精神於尊經閣畔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荒知神人之感格是并申之條約用以頒諸學宮業經江南各學遵照奉行在案今本部院蒞任滇黔合行通飭為此

仰各府州縣學官並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務須恪遵
奉行今將條約開列於左一既奉
四有議共牲者負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惟配享有可
聖五王不惟簠簋豆籩照數增設卽牲牷亦應各增其
以共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漢唐皆不聞共牲之說
惟後漢有青帝赤帝共一犢白帝黑帝共一犢者議
者非之唐開元時五品以上案異牲六品以下共牲
豈有王爵而可共牲者乎其各照數增一爲五可也
一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豆一籩倘可缺遺况牲取

視割以告虔也取其毛血以告全也可既宰而入學門乎豕曰剛鬛註謂其豕肥則鬛剛羊曰柔毛註謂其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此博碩肥腯之所由稱也可以瘦瘠不堪之豕羊而飲之灌之以充牲牷乎既宰且不可瘦瘠且不可況可缺其額數而肥吏胥之橐橐乎月令曰犧牲勿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歆享之況羣祀乎嗣後各官俱須先三日親至學視牲牷如法然後稽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視割雖奸其何

所施乎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先一日
與祭官親同往觀不得草率從事一丁祭先一夕凡
與祭官齋集學宮齋宿不得有一員私宿本署一丁
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晝以俟祭畢後已除
神前燈燭外即官員不得各自張燈一丁祭之日欞
星門內不得容一閒雜人所有事宜止許學書幹辦
及小心謹慎門斗二人或四人照管燈燭其官員僕
從人等一概於門外伺候萬勿使僕從持燈夾雜相
隨上殿及上兩廡之禮君師一體毋得自取罪戾以
遺失禮之愆一丁祭之日既不許容一閒雜人自無

有搶奪祭燭及祭品之事倘或仍有潛匿門內乘空搶奪者以盜賊論即時擒獲解報以憑盡法重究一學宮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肅清即平日尤宜掃灑潔淨近每見黌宮以內栽瓜種菜學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絕往來之路甚至丹楹刻桷徒供蝙蝠棲遲鳥革翬飛盡是鼪鼯巢穴蛛塵百斛廟貌埋埃垢之中蠅糞千堆腥穢聞宮牆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且習為固然甚至先儒先賢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之神位傾頹非其子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若罔聞知凡爾學宮所司何

職即諸門斗多亦奚爲嗣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斗分班輪值逐月掃除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埃庶亦無忝厥司慎哉毋忽通志

示諸生教　莫與儔

爲學之道莫先於正趨向趨向不正雖其冒貫古今望絕當世亦是小人耳

國家以經藝取士羣天下之人於六經四子中童而習其文長而試其義學臣師長爲之董勸歲科鄉會爲之甄拔所以使之服習聖賢之遺訓以定夫趨向之所從矯其戾而正其偏範其軼而策其退雖有賦性

純駁之不齊而皆不敢自畔於中正故處則爲良士出則爲名臣即其最下無所成亦足以奉身而寡罪誠如是三代盛時一道同風之美豈有異哉乃今之爲學者自童蒙授章句則曰將以秀才舉人也將以進士翰林也將以致高爵厚祿肥身家遺子孫也父以此勉其子師以此教其弟滔滔皆是恬不爲怪嗚呼蒙養之初而即有利祿之誘先入爲主視爲當然根深帶固白首莫拔天下之上智少而中人多雖有一二高明之士或知其非而莫敢言或言之而祇取怒禮教安得不亡人心風俗安得不壞此而得志吾

君吾民尚有望哉是故趨向之正不正視乎義利之明不明人之有義猶車之有斬舟之有柁也車不得其斬則過而不制不覆不已舟不得其柁則流而不制不覆不已人不得其義則縱而不制不覆不已諸生能悉心於義利間而知經藝取士非專爲科名設也則違道不遠希賢希聖舉由乎此矣　讀書當求實用非徒誦章句爲詞章已也夫子教伯魚學詩學禮爲周南召南夫曰學與爲事事驗之以身而期之以行也故誦詩三百即可以授之政而使四方程明道曰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

古之人事也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朱子語學者觀書法曰須就自已分上著實體驗胡致堂曰後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詞藻以爲已則無增益智思之力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凡皆切要之言學者急當服膺也夫六經子史豈故爲是繁縟以眩學者耳目煩學者之心志哉所以使之自求諸身心而切按之行事也約而四端五典之精放而庶物百爲之變細而日用寢食大而禮樂兵農舉世之所有舉人之所爲古人皆有一定之則以處之特患所習爲者以爲常談

而不察所未及者以為不急而不思則雖畢世讀書仍與未學者等耳勿謂卑近終身為之而不盡能近取譬即求仁之方也勿謂非吾事倉卒且至有備無患故臨事不盲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何況經典所載孰非師法言言而求之身事事而思其用則讀一卷書自有一卷書之益矣

自帖藝取士以來士莫不以此自獻有志當世者雖有周孔之聖曾史之賢亦不能舍此以他進則作文之道亦不可不講也今之定制試四書五經文所以觀其研理之淺深試詩律所以觀其養性之純駁試策問所以觀其論

事之當否其皆醇也則其人雖未底於大成亦不失爲有用之士是以數百年相承不改名儒碩彥稱出於其中法至良矣自干進之徒創趨時之說一唱百和輾轉相仿效惟得失之是計並是非之不問使後生小子束書高閣日習於浮光掠影之陳言性靈錮蔽精神虛擲遂大謬乎

國家設科取士之意乎朱子曰科舉之學壞人心術此特謂學者爭爲之以徼名僥非心術之正由前說觀之不尤有甚於此者乎夫八股之美不自八股來也詩策之美不自詩策來也如

國朝之善八股者潛菴稼書厚菴慕廬素存諸老其學首也繼此而言指不勝屈要皆自抒心得足以羽翼傳注卓然成一家之言夫八股隨人而能諸公八股何以獨美當世哉迹其生平莫不著述等身研窮畢世故其發爲詞章根深葉茂膏沃光華況八股於諸公又特其末之末者乎推之試帖策論何以異此諸生爲文勿徒求之於文而求所以能爲此文者則我邦人士何止雄長西南哉如徒見夫取甲乙科者之往往以浮濫倖獲而羣攻之以爲得計則非余之所敢望矣

論

明

楊氏家傳論

宋濂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與獠錯居時出爲中國患楊端藉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允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讋德懷而羣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留意禮文尊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粲封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繼尊

尙伊洛之學言行相顧一如鄒魯之儒昔之爭鬬分摟之禍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宵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蒙詩書之澤涵濡惟深頗知忠盡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行貴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僞主當朕親征爰屬危機能傾丹欵其奠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袵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世奕光榮而弗絕者

雖本於天其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潛溪集

國朝

李化龍王三善論　田雯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劉既受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征調之兵大集然後啟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

參將麻鎮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
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
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
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
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
軍率標下遊兵以應之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
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
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
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
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

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艮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宣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爲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以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素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卧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爲應龍婚婭也恐陰佐賊則走

檄以詰之以故瀧澄脩其修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既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旣得其所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剪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囤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歎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弁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奉命撫黔闔變嬰兵卒皆烏合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即愊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標大聲疾呼而後勉强以應中情怯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

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卒師輕進未幾而還再
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
調師俱不和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恇懦
之魯欽馬烱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
虎穴彌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
之岸轉餉多難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剿心膂未
齊前跋胡而後疐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
匱事拙而勢屈況爲陳其愚所賣焉有不敗者哉嗟
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猿子野心不知漢大未有提
十萬之師而不爲餱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

虞者兵法云圮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當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況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憑固史册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通志

難

漢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

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
不以力幷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
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
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
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
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
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

洪塞汴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
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胼
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齪拘文牽俗循誦
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
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時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
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内
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
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
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
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疏逖不閉智爽闇昧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

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史記

考

國朝

牂柯江考　田雯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柯牂柯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名其地爲牂柯史記云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蠻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

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即今之遵義夜郎即今之桐梓則牂柯江即今之烏江自遵義湄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柯城舊址漢牂柯守陳立據恩功召夜郎王將兵破之牂柯舊志既在思南則牂柯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椓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湄甕接壤而湄甕則且蘭舊地椓船於岸或即此也若定番則去

且蘭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椓船而步戰而牂柯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衛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衛里是以有此誤也莫友芝田考辨誤以出大定威寧過貴陽遵義石阡思南至四川入江之烏江爲牂柯江自出山䕺始甚矣其誤也田之言曰史記云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原出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出此入貢按指定番城南之水爲牂柯江固未確而能通番禺則猶相去不遠漢書西南夷傳既云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又

云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然則史
漢所謂廣數里者言其下流漢書所謂廣百餘步足
行船者言其上流廣狹不同實一水也安見必廣數
里始得爲牂柯江郎以廣狹論烏江亦安有數里之
廣耶西南夷傳又云蒙乃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
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
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
此制越一奇也又武帝紀日元鼎五年馳義侯遺別
將巴蜀罪入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以烏江
入江之水而欲以浮船制粵發兵會番禺是猶秦人
欲適越而西行也入貢之說後漢書西南夷傳日公
務逝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遑保境爲漢
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蓋是時逝既據蜀蜀道不通
故不得浮江出洛乃繞道從番禺度嶺奉貢而田氏
乃謂其何以舍楚蜀大道行過兩粵以致貢豈不梓
哉田氏又謂且蘭即今遵義夜郎仰今桐梓則牂柯
江即今烏江此尤謬且漢志夜郎有豚水又水經溢
水出夜郎二水皆入鬱豚水即今都勻之邦水河下
流爲獨山江湿水即盤江以今地俚求之當在勢勻
興義二府開盤江郡出寰南霑益州而合流處實在

貴州興義之普安與邦水河相去不甚遠水經特舉近源耳若桐梓縣乃唐夜郎非漢夜郎矣且蘭據溪志水經嘗以溱沅二水為定水經注中又有豚水過且蘭之文則今都勻鎮遠二府與平越州之間是其貽遵義亦不得為且蘭則烏江之非牂柯江可知至謂思南有牂柯城舊毋漢牂柯守陳立據思邛行夜郎王將兵破之牂柯舊志既在思南則牂柯江宜在思南此尤臆說附會按漢書西南夷傳與華陽國南中志載牂柯太守陳立行縣召夜郎王興數責斷頭事皆無據思邛之文雖元和郡縣志思州思王縣武德三年置相傳云漢時陳丘為牂柯大守因兵保據思邛水漢將夜郎王數萬破丘於此安撫百姓時八思恭遂為縣名此即田所稱舊志之所據而又傳以漢書之說但元和本文顯與漢書相背本謂傳聞原非確據而以漫無考證之舊志附會之舊城遂與歷代史志皆不足據其可信乎凡此皆了了易見山藴蓋因誤認漢之夜郎在桐梓遂不得不遷就其說自致膠戾而不顧其不通至其為紫池考又以牂柯江為豚求鬱江豈非矛盾乎山藍黔書最有文采而考證非所長當分別觀之而不學之徒震於其名得其

妄說翕爲和之更有以莊蹻泝沅而謂沅牂柯江者有伸田說而直斥史漢爲誤者進退無據猥焉自是亦非士林之細故故費辭爲之辨

夜郎考

靖道謨

且蘭夜郎皆南夷名史記云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是且蘭非夜郎匹也楚莊豪循沅水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遂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處乃改其名爲牂柯豪旣留王滇夜郎且蘭仍自立爲國漢武平南夷置牂柯郡領縣十七後漢領縣十六皆首敘且蘭而夜郎反爲屬縣晉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夜郎郡領夜郎四縣於是夜郎始列於郡劉宋蕭齊皆

因之隋地理志有牂柯郡復有牂柯縣而夜郎之郡
縣皆無梁陳周書俱不志地理遂不知廢自何時也
唐以隋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而縣有三夜郎之
名武德四年析夷州之寧夷縣置夜郎貞觀元年州
廢縣亦廢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
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
夜郎置舞州天寶元年更縣名爲峩山龍標之夜郎
當在今黎平鎮遠之間夷州之夜郎當在今思南石
阡之間珍州之夜郎則今遵義之正安州桐梓縣矣
巫州夷州之夜郎或廢或更名珍州之夜郎置之最

後而自唐迄宋名未嘗改於是人止知播州之為夜郎而亦不復知夜郎之大矣漢書云唐蒙從巴蜀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又云夜郎東接交趾自西徂東奚啻千里亦無怪當年夜郎之自大也並通志

辨明

六縣非夜郎故地辨

周洪謨

舊志謂敘州所轄慶長高珙筠連及嘉定所轄縣為夜郎故地蓋謂諸縣在漢犍為郡所領漢陽朱提南安之境而惑於漢以夜郎窮小邑置犍為郡之說故

乃云然以予觀之殆不然也史記漢武帝時唐蒙使南越南越人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廣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言獨蜀出蒟醬多持竊出至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蒙乃上䟽說上以由牂柯下南越之故乃拜蒙爲中郎將從巴蜀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夜郎旁小邑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遠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乃以爲犍爲郡而歷代郡志皆謂蒟醬出長寧以蒟醬論之則長寧諸縣在當時爲蜀而不爲夜郎明矣所謂夜郎旁小

邑貪漢繒帛乃以爲犍爲郡者則犍爲領漢陽江陽朱提等縣皆夜郎旁小邑故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是夜郎旁小邑各自爲君長非夜郎屬國也若以爲夜郎屬國則當時夜郎尚未臣漢安得裂地以置郡邑哉況其間尚阻且蘭漢發且蘭兵以伐越且蘭逆命殺漢使及犍爲太守夫且蘭桀驁如此則夜郎屬國之不臣漢者亦審矣夜郎始倚南越及南越破且蘭誅然後入朝則夜郎臣漢乃在置犍爲郡邑之後也即是而觀則夜郎旁小邑非夜郎屬國而叙嘉所領諸縣在漢陽江陽朱提南安之境者皆

非夜郎故地也（續修補全蜀藝文志）

書後

明

書遵義王公事後　徐枋

嗚呼吾讀遵義王公死難全城事不覺廢書而歎繼之以流涕而痛哭也嗚呼吾先朝至是已不可爲矣王公揮劍殺賊以死其節烈一死而其義從能稟公成算以滅賊而全城其功偉是張許之於睢陽所不能兼者也王公寧有遺憾耶顧吾念之烈皇求賢若渴破格用人若某某者或拔之散冗躋之華要或出

之釁因命之將相而卒碌碌無所効以王公之忠誠抱非常之才內而廊廟外而節鉞茍一得當無所不可而蔽賢誤國之流必擠之戕栽新進之區俾不得大展其猷爲以死不大可痛哉嗚呼吾先朝三百年宗社彼蔽賢誤國之所以必亡之而必殄之者曰賄賂曰門戶曰資格如一王公之筮仕而可見矣王公一生氷蘖孤立無倚故雖偉抱非常歷有成効而又重之以江南重臣之特疏薦而必擯棄之於絕域而不恤甚苞苴旣斷則推輓不靈奧援無從則資格愈峻也嗚乎尚何言哉余向叙陳給諫楊解元逸事

爲之出涕後撰文文肅公墓誌撫卷一慟今又不能失聲於此也王公諱佐聖字克仲吳郡長洲人殉難錄

國朝

蠶桑寶要跋　黃樂之

蠶桑之利遍天下而遵義居民止知橡繭罕事桑蠶豈其土地之不宜歟抑拘於所習而桑絲之利未盡悉耳樂之來守播州亟欲勸衆植桑飼蠶謂宜示以成法爰詢郡中茂才晉生廷燦得蠶桑寶要一書蓋諸暨屠雪園先生蒞任蜀中所作區爲四說以植桑爲先務而育蠶之事宜避忌器用次第紀焉言簡事

該條分縷晰洵樹桑之典要蠶婦之規維矣山繭行於遵義迄百餘年獲利已久然觀其伺守之勞必藉男子固不如桑蠶專課女工逸而易就也乃爲重付梓人分頒士庶俾知始事不煩而爲利甚溥異時執筐采桑疊鼓祈蠶將與橡繭並行久遠皆是書爲之先導已道光己亥

墓誌銘

唐

珍州榮德縣丞梁君墓誌銘　缺名

君諱師亮字承徽安定烏氏人也若夫河汾溥渙大

啟灆觴之源爾雅林坰勃興參石之址則有
守軒冕赫奕於鄉亭并州刺史旗棨駢闐於
父殊隋任右監門錄事纘考金柱唐奉義郎行
周壞道蔑王侯揚雄非聖之書我家時習方朔易容
之仕吾人所尚君珠數夜光玉田朝彩張仲孝友宣
爲立身之具大于温良特作揚名之本未嘗斯於學
至何謝古今初不忤於虛舟自符先達棲遲禮讓德
落驕奢弋釣邱墳耕耘道藝詞色吐鳳徽三變而英
時宇抱迴鸞維一臺而介立馳聲日下嶽振雲間
進欽其領袖時輩宗其瑚璉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別

教醫生掘衣鶴禁函丈龍樓究農皇之草經研葛
之藥錄術兼元化可以滌疲痾學該仲景因而昇
第屬龍庭日滿鹿塞塵驚命將出師千金之費逾廣
飛芻挽粟萬里之糧宜繼君戶庭不出籌甲匪疲
同轉輸之勤遂獲茂功之賞宜降二年以運糧勳勞
授上柱國既而欽明歷代宮車晏出[illegible]成歷園陵縉
修紀市功成竇遷子來之力穀林務畢仍覃發哀之
旨垂拱二年以乾陵當作功別勅放選釋褐補隱陵
署丞解巾從宦智效聿宣結綬當官幹能斯著秋滿
俄而上延朝遣授珍州榮德縣丞式職千乙賞務

同鑾陬文宗平八是賴終使悠悠墨綬方宏上考之風泛泛銅章行闡中牟之化隨牒行滿解印言歸吹蠹餘災纏迫少城之地游魂永逝崩摧武山之石以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日終於益州蜀縣春秋卅有七嗚呼哀哉即以萬歲通天二年三月六日葬於雍州城南終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信禪師塔院之東階先塋也嗣子齊望嬰號越日孺慕彌年悲懷袖之靡依慨舟壑之潛遷黃壚九地始殷荒戀之情元夜三泉終藉題鐫之事乃爲銘曰東京后族北地邦君七侯馳譽三主揚芬瑞掩金冊榮繁寶鐏㝡諸隆盛無

何足云祖考餘慶英髦閒出嘯傲參元乘凌喻日溫恭宅性廉白成質譚思潑書儲精綵奏鴻陸初漸龍門早昇聲數寢廟智效園陵天朝我黜縣道爲丕勣凝邊徼化協黎烝還途未極生涯遽已瞑目他鄉歸骸故里新封暫啟賓御慘而野雲愁舊隴長扃松檟昏而山霧起碑闕兮交映陵谷兮潛徙所悲蟪蛄之蜓銷淪天地之紀全唐文

賦

國朝

烏江賦

李鳳翽

原夫烏江者濫觴于廣經乎蘭地流安順之西壑與谷龍而相會始不過厲揭之微繼則恣作舟之利波搖六廣漸大其流浪湧九莊遂弸其勢爾其繞圜倉而瀠濎抵螺螄而澎湃石牛噴瀑以來趨養龍孕精而獻瑞上則黃沙衍其派下則烏拉來其裔南界修文之舊衛北塹播州之遵義乃名烏江爰設關隘自時厥後水落凸懸斷壁千尋而削列迅湍一線以長穿左則大魚合小魚以奔注右則三岔下三角而洄漩鹿平之金鐘晚翠猴硐之珠光夜然洋水小河長流灌乎其內大塘哀草古渡廢於何年甕整則山苗

傍崖而處茶山則前明鑿險而闢遂乃會貢合口下石阡過湄潭經思南標水德而大武彭會岷江而趨赭龕走三省以縣亘納眾谷而流謙此烏江之原委會禹步所未探北連蜀界南控黔垣東臨九黃洞西開五白門一夫所守定當萬屯此烏江之形勝也亦約略而可言其為山也歷落崛嶔橫斜巀嵲晴天似晦蒸雲觸石冬草不彫夏冰不釋清飈颲颲於孤峗懸溜濺珠於幽洄怪險奇隒上亶耆衡雁為之回翅峽猿為之絕蹤五丁不能用其力夸娥不能犯其鋒魚則赤鯉紅鱗玉鱣叔鮪乘桃浪以排流隱蘆根而

潛逝䱻鮭鮎鰱蝓蟳鱟蜎蠑蛣腹蠏而同生水母目蝦而共濟有鼈三足而行有龜六眸而視鳥則晨鵠天鵝山鷄水鳶鶺鴒同欒欒比翼元鶴語寒雪鴻候氣濯翮梳風揚翎鼓翅千類萬聲羅氏難記獸則霧豹彳亍於危寡魚虎睒瞲於空欻迅猱臨虛以騁巧孤玃舞臂而善摻猴猻濯子於碧岸猨狖負糧於絕巖山鹿則嚼花而戲刺猬則負箭而銜其草木則薑蒲揭揭菡萏田田天花臨崖而的皪葳蕤垂翠而蹝聯薜荔朝鮮而泣雨松杉夜漲而撼天禹餘之糧經霜成粉堯時之韭濯水生鮮馬平之桃枝艷世安

青之旁竹可船若夫岸峻山深峠屹厓岈懸硤狰獰
冥霧霏灑駭浪驚翻激流奔下迅復雷㫬而雹激層
花捲石而甜闊波憑灝而山搖砯霹靂而起滚震天
則水伏而潛流旋塘則石立而三汊吾思夫波濤之
險南莫如瞿塘之口而李冰奏績於秦北莫如龍門
之塞而姒禹告成於夏假其利導有方則佑楫西通
百物平價白圭自周而肯來弦高由鄭而速駕曾懋
遷於炎徼前民用於陶寡則此江之水非與天限之
長而俱流者哉覺軒文集
頌

明

平播州頌 并序 刻在湄潭縣南三十里鐵砧囤石崖上　胡執恭

萬歷二十有七年戊戌楊應龍以播州叛庚子會師進討川督李公黔撫郭公涖戎於是將軍綎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方戰大殲其軍將軍廣斬賊大將郭通緒逐夷崖門渡破水牛塘樓兩囤將軍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嶺斬戮尤衆進略大小三渡又別將從他道邀擊舊壘破其軍夏五月王師會海龍囤下六月五日克其囤平之越後五十有二年壬辰追頌前烈而勒諸崖石使荒裔臣庶讀斯

頌者仰明天子之德威諸將軍之勳伐以世世讋焉

頌曰於戲聖朝文宣武昭十葉炳彪南徼小臣祚衰德惛爪牙種民懲以訊詞不戒而恣厲角九岐邊臣抗章帝怒震皇廼授斧斨總師禡神郡帥趨奔丁寧鼓錞封豨巨虺吐骨爲堆憑其雈寃雷鼓奮鳴干噭萬旌何險不騰罪人鳥棲恃囤天齊窮獸終迷士勇將恭百道臨衝六月奏功焉征有苗不焚其巢示以勑勑殷宗鬼方三世偪彊卒堆其亡有德有威惟用之宣匪曰利之漸漸摒山虎乳於關今也道刋湜湜滑流妖鮫蠱浮今也泳游五十二年聖武在天赫赫

嘽嘽君歸臣■臣賴國靈四南克平鐵砧高崖瀑淙雲排鐫銘是隹金石不渝慶澤紛如永如討誅（湄潭舊[illegible]）

銘

明

平播銘 幷序

江盈科

今上辛丑春不佞科以使事弭節黔中則聞黔父老談師滅播其功甚鉅其爲德於黔甚厚以爲中丞郭公與直指宋公再造我黔非尸祝貌祀無以稱黔人報塞之意而予楚人也乃其佩德有不下於黔之人者無以爲報則譔黔師平播銘與黔父老共圖永永

比於江漢歌棠峴山勒石可乎按播酋之始發難也禍中於黔凡數四初犯飛練次犯東坡又犯龍泉黔之將帥爲魚肉者二十人健兒戰卒殲滅幾盡元元之血塗野草骨掩蓬蒿者不下萬餘中丞郭公受推轂之遺自江以東星馳而西至則覈所部兵不滿五千帑金稱是乃焦勞愁思語宋公曰無米求炊巧婦不能將奈之何宋公曰爲今之計但有上告天子請兵食救此一方民爾用是披肝瀝血達疏當寧蓋情切於諸葛泣慘於包胥廟堂之上爲之感動請兵予兵請餉予餉又不足而請益兵益餉又復與益兵餉

既集公與宋公進在事諸大夫晝夜籌畫慎擇將領宿重兵省會其餘險要多寡分布根本既實分遣所部凡八萬人屬總戎李公統率以往援桴而誓曰毋怯毋躁毋中餌毋蹈伏毋殺降毋競功忠赤所激三軍用奮踴躍前驅一戰而抵旋水再戰而扶高囤烏江受挫士氣彌勵及三戰四戰以至八戰連破險崖直抵賊庭楚蜀之師十道併入酋遂計窮雉經以死婁子爲虜糵出師僅六閱月而楊氏八百年宗社蕩爲坵墟二千里之地之民久染夷風者一旦裂爲郡邑比中原版圖之域明天子藉以抒西顧之憂既已

銘功鍾鼎紀績太常矣方其功之既成也人但知二公成功之難但知二公之爲功之鉅而不知二公成功於黔者其功於黔者與楚蜀鼎而不知二公之成功於黔者其難於楚蜀不啻倍蓰但知二公之功黔民是賴而不知二公之餘功其覆庇楚蜀者無以異於覆庇黔中夫其知者不待言矣其所不知者何也蓋白飛練之後黔中銳卒盡創於播無復敢鬥之志則振起之難又播之與國夙若漢文綱而與酉世嫺則解散之難此其難難在黔者夫廟堂所責備者三方之師併力滅播而楚號大國蜀號沃野物力之饒足給軍興又

武昌城都去播千里我得從容定策不虞不備黔則彈丸之地居恒仰給楚蜀有如稱貸而責貌去播不二百里酋朝遣一將越宿抵城下腹猶果然是剝床之災也夫黔與楚蜀所肩之任同所挾之具異安得不難公與宋公不以其難者自諉矢志發憤吐一腔之血以激三軍之師自大將至卒伍靡不感泣願效死命二公復相與議曰將士用命而又有為賊用命者與國是也於是曉以大義悟以赤衷使酋之與國不為酋用為我用不但形為我用實心為我用而後我之神氣日張賊之胆氣日奪區區彈丸貴貌不敢

一矢相加蠢黔乃能完而因以其自完者摧播無完播矣顧黔雖彈丸乎而於蜀爲內援於楚爲西蔽黔既完矣賊欲引兵而北則虞黔之搗其穴出而無與歸也而不敢北欲引兵而東則虞黔之尾其後往而不可繼也而不敢東賊不敢北乃有完蜀賊不敢東乃有完楚夫能完黔又能完蜀完楚茲其功豈獨黔人擅哉假令公與宋公無術以振積衰之士而令韓魏之交台我乃外樹敵國內殺兵勢且無完黔而賊且突而北突而東又安得有完蜀完楚如今日乎此何但黔父老鰓鰓然順伻報寨之難是蜀與楚何人不

當報塞又何人報塞萬一也省郎科處楚西徼所爲得安釜鬵與今日擁車騎中儼然漢官威儀非仗二公之功其能然哉則夫譔銘鐫石其安能已是役也中丞郭公直指宋公實尸之總率三軍實爲元戎李公應祥而左監軍楊憲長寅秋右監軍張少參存意藩司應左伯存卓郭大參廷艮王大參邦俊楊少參國樓張少參文奇梁少參銓臬司則憲長登瀛尤憲副錫類洪憲副啓濬憲副雲龍陳憲副與相袁憲副應文外歷戎行內贊帷幄備殫心力都司王純忠張秉忠登陴率衆用固我圉賊不敢窺副總戎陳寅陳艮玭參戎朱鶴齡都司徐成躬

率士卒衝冒矢石擒滅巨寇貴陽郡守劉冠南守貳
徐庭綬別駕夏勴先後在郡拊循疲民調攝元氣其
他裨將以下不可勝紀要之羣材集大廈植夫惟公
與宋公慎簡而器之併力濟事克襄大亂樹茲偉伐
其詳具中丞叙功疏中科特志其大者因拜手稽首
而爲之銘銘曰播酋欺君亂天紀敢鴟螳臂稱禍始
綦江流血成海水貴陽三鎮被屠戮十家流離九家
哭全黔危甚几上肉郭公單騎來秉節日與直指共
商決誓滅此虜甘飲血一腔忠義激三軍怒氣勃發
勝風雲各務斷脰除妖氛烏江青蛇號天險百二重

鬪次第斬賊勢窮蹙如被壓闔門縱火雉經死纍纍
就縛邊與子捷書飛報龍顏喜荒徼一旦歸職方介
鱗盡化爲衣裳乾坤重闢日重光麒麟合入功臣譜
英雄鬚眉照今古伏波銅柱安足數吁嗟乎伏波銅
柱安足數（通志下同）

建神武祠碑銘　郭子章

炎漢日落皇綱幾絕天生虎臣爲萬人傑蒲坂降神
桃園歃血龍從豫州雁行諸葛辭曹歸劉燭旦植節
美髯桓桓雄武揭揭批郤陷堅雷轟電掣吳兒斂氣
老瞞褫魄鼎足方峙天柱遽折魂遊窅島靈自光烈

靡地不祝靡人不德嗟嗟黔陽雜揉漢夷夜郎不虔
煽毒邊陲予小子章肅將天威王赫斯怒嘌護譆危
假夢告猶馮乩賦詩斬關拔砦翼我王師兔穴既掃
邊庭乃犁東市然卓南粵獲嘉遂毗安堵將士偃旗
功在社稷誰其醻之醻之維何祠剙神武金相玉質
儼然射圃聖賢可親心目可睹精靈如在竊比尼父
盤江湯湯貴山膴膴廟貌維崇永奠茲土綏厥戎蠻
懾彼豺虎勒石千秋銘勳萬古聿昭神貺以篤國祐

國朝

飲泉銘并序　　焦爾厚

壬寅九月於右槐翠竹書屋浚成階下舊有泉尺許澄澈可掬爰甃以石名之曰飲其泉曰比之水斯清右戒貪泉相與同銘玩彼芹藻魚樂遊泳願沛膏澤霖雨蒼生取諸短綆昏暮盈盈小酌江月七碗玉茗竊比一瓢以適余情石刻

遵義府志卷四十四